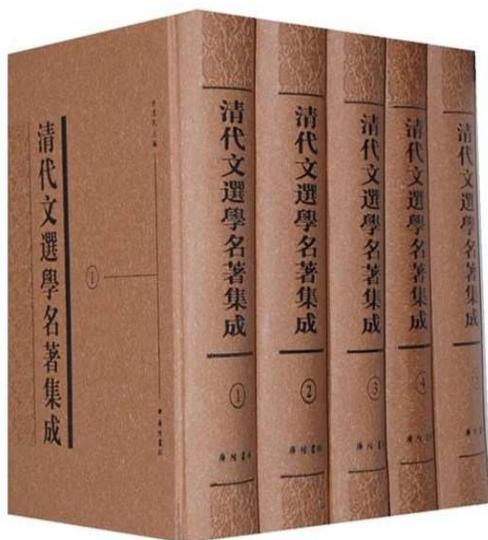


# 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（全 20 冊）



書籍番号 71989

許逸民

2013年11月 A5 14448頁（精裝）

広陵書社 ¥90,000(本体)

ISBN 978-7-555400080

発売 株式会社 北九州中国書店

TEL/FAX 093-921-6570

《文選》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，影響深遠，自唐以來，研究《文選》逐漸成為一門專門之學。錢鍾書說：“詞章中一書而得為‘學’，堪比經之有‘《易》學’、‘《詩》學’等，或《說文解字》之蔚成‘許學’者，惟‘選學’與‘紅學’耳。”（《管錐編》）

唐代“選學”以學術型的李善注、普及型的五臣注為代表，流傳甚廣。宋明以還，“文選學”一脈不斷，續有發展。及於清代，古學大興，特別是乾嘉時期的一批學者，繼承顧炎武的求實學風，以考據學推進《文選》的研究，在校勘、音義、訓詁、注釋、評點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，出現了一批著名的“選學”專家和學術專著。張之洞在《書目答問》一書中專列“文選學家”一項，並雲：“國朝漢學、小學、駢文家皆深選學，此舉其有論著校勘者。”下列潘耒、何焯、汪師韓、張雲璈等十五人，足可見“選學”之盛。

據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《中國叢書綜錄》等書統計，清代的各種《文選》版本，及加有跋語、批校、評點的《文選》本子已逾百種，各類專門的研究著作有七八十種，各家未刊稿本尚無法悉數統計。清代距今略近，“文選學”研究成果對當下的“選學”發展尤多借鑑作用。

清康熙朝，先是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願好堂刊行明張鳳翼《文選纂注》，二十五年錢士謐重刊明汲古閣本《文選》，五十八年吳學廉、沈麒禎輯刻《文選詩抄》，還有康熙間洪若皋輯刻《梁昭明文選越裁》十一卷。此期間的選學家主要有洪若皋、姜宸英、顧施楨、邵長蘅、李光地、何焯、徐文靖、陳景雲等人。此時的“選學”研究尚存明代遺風，以評點為主，其中洪若皋《梁昭明文選越裁》、顧施楨《文選六臣注疏解》等較為重要。

乾隆朝，這一時期翻刻毛氏汲古閣本《文選》甚多，如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周氏懷德堂刻本、二十五年嵩山書院刻本、二十七年楊氏儒纓堂重修本等。這一時期的“選學”研究家的人數和研究專著的數量較前猛增。這一時期的選學家主要有杭世駿、汪師韓、餘蕭客、許巽行、於光華、段玉裁、孫志祖等人。於光華的《文選集評》，對明清兩代的評點成就進行了匯集，為評點派的集大成之作；汪師韓的《文選理學權輿》、餘蕭客的《文選紀聞》著重搜集唐以來各種著作中有關“選學”的零散材料，加以總結。許巽行的《文選筆記》、孫志祖的《文選考異》，均為清代較早出現的校勘專著，在學術的突破和積累上功不可沒。

嘉慶、道光兩朝是“選學”發展的巔峰時期。生活在這一時間段的選學家主要有王念孫、張雲璈、石蘊玉、顧廣圻、朱珔、梁章鉅、薛傳均、胡紹煥等人。他們研究角度之多樣，涉及範圍之廣泛，均前所未有。這一時期的突出成就是胡克家影刻宋本《文選》的面世，改變了明末以來汲古閣本《文選》壟斷學界的局面，成為學界研究的必讀之書，其校勘成果《文選考異》也成為清代“選學”校勘的力作。汪師韓、孫志祖的“選學”著作也在嘉慶初問世。在校勘、訓詁、文字、名物等方面均有新的發現。這一時期的著作，除嘉慶十四年（1809）胡克家影刻宋本《文選》外，還有嘉慶四年（1799）顧修刻《讀畫齋叢書》，其中收汪師韓撰、孫志祖補《文選理學權輿》九卷，孫志祖撰《文選考異》四卷、《文選李注補正》四卷。稍後，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，張雲璈《選學膠言》刊刻；十八年，梁章鉅《文選旁證》刊刻。胡紹煥亦在道光間撰成《文選箋證》一書。

鹹豐間，何焯弟子陳景雲撰有《文選舉正》一書，惜未刊刻，僅有鹹豐七年（1857）周鎮抄本。同治間，崇文書局刻胡克家影宋刻《文選》。光緒間，李詳撰成《文選拾沈》等書；同時程先甲所撰“選學”著作亦不少，除《選雅》一書外，大多未刊刻。晚清雖有朱銘、杜宗玉、沈家本、李詳、程先甲等選學家，但時代已變遷，學風已轉移，“選學”在舊的土壤裡已無從發展，專著甚少，研究亦趨式微。

為了對清代的“文選學”研究作一總結，也為了給相關研究者提供使用的方便，特邀請中國文選學學會會長許逸民先生擔任主編，“文選學”研究專家顧農先生為編委會成員，對清代“文選學”的發展作一梳理，從中選取清代“文選學”最有成就而又成系統的數十部專著，編成《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》一書。清代“文選學”的巨大成就，主要體現在評論、校勘、注釋三個方面，故本《集成》選取的著作皆為這幾個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。其編排次序大抵以刊行年代先後為據（無確切刊行年代的，則以成書時間為據）。一些著作，如胡克家的《文選考異》十卷，已出版多次，甚便尋找，故此次不再收入。

本《集成》在底本的遴選上盡量選擇最早和最完整的刻本。每種著作皆撰寫提要一篇，主要簡介作者生平與著述，以及其書的主要內容、特點價值、版本情況等，並注明本《集成》所據以影印的底本，希望能為廣大“文選學”研究者提供一點便利，為新時代“文選學”的發展作出一點貢獻